

教会领袖对全球洪水论感到“震惊”？

澳大利亚一位知名的长老会牧师兼作家/编辑对近期一篇宣扬全球洪水的文章感到非常愤怒。《长老会旗帜报》的编辑罗兰·S·沃德牧师博士在致《澳大利亚长老会报》编辑的信中写道：“如果要求正统长老会教徒支持贵报五月刊中关于全球洪水的民粹主义论点，我会感到震惊。”

这篇文章题为《[动物、洪水与诺亚方舟](#)》，对年轻地球论者关于全球性洪水的论点进行了精彩的总结。文章作者默里·R·亚当斯韦特博士是一位神学家和考古学家。

然而，沃德博士对此并不以为然。他自认为是《创世记》方面的专家，声称：“我思考《创世记》中的问题已有三十多年，并在出版《[创世记基础：今日创世记 1-11 章](#)》（新墨尔本出版社，1999 年，208 页）一书中发表了我的观点。”²

令人遗憾的是，沃德并非公开否认[圣经](#)的人，而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教会](#)领袖，他假装尊重自己教派的信条，并把自己塑造成正统派。但请注意，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澳大利亚长老教会对其信条的态度，而非希伯来圣经诠释或科学。长期以来，他一直对“创世记解答”（AiG）和其他将《创世记》视为历史叙事的机构

持批评态度。尽管他所在的教会的信条——《威斯敏斯特信条》——中明确指出：

“起初，父、子、圣灵为了彰显祂永恒的力量、智慧和良善的荣耀，乐意在六日内从无到有地创造世界和其中一切有形或无形的事物；而且一切都甚好。”（4:1）

“六天之内”这一说法恰恰呼应了加尔文的观点，他和其他宗教改革家一样，反对少数教父对创世的寓意化解读。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寓意化解读是将时间缩短到一天甚至瞬间，而不是将“天”视为漫长的时代。参见《[早期教会论创造](#)》。沃德则提倡现代框架假说，这种假说在改革宗长老会和圣公会中某些妥协的福音派人士中广受欢迎，尽管直到某些人试图将圣经纳入漫长的“科学”框架之前，圣经中并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观念。

沃德甚至认可了无神论者伊恩·普利默攻击“创世记解答”（AiG）的那本书，实际上主张在证明无罪之前应假定“创世记解答”有罪。然而，就连普利默的一些无神论同伴都驳斥了这些公然捏造的指控、缺乏证据以及煽动性的言论。后来，一个独立的权威调查委员会就普利默的书发布的报告显示：

“针对 CSF（即 AiG）及其董事的道德操守的严重指控和/或影射缺乏证据支持。证据表明，CSF 及其董事经常遭到严重歪曲。”

但这并没有阻止沃德——尽管“创世记解答”（AiG）逐条反驳了普利默的论点，他仍然暗示普利默的一些论点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回应。然而，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论点，也没有说明这些论点是如何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回应的，更没有解释鉴于普利默过去的谎言，为什么还要对他抱有一丝信任。

沃德博士在六月刊发表的致编辑信中，将他对亚当斯韦特博士关于全球洪水的文章的反驳归纳为三点（如下）。这三点——显然是沃德博士经过三十年研究后所能提出的最佳论点——受到了亚当斯韦特博士的批判，亚当斯韦特博士将在下文的[回应](#)中予以驳斥（该回应将于八月发表在《澳大利亚长老会》杂志上）。鉴于回复篇幅有限，亚当斯韦特博士明智地将批判范围限定在了要点上。

动物、洪水和诺亚方舟

（[澳大利亚长老会](#)， 2002 年 5 月）

作者：默里·R·亚当斯韦特博士

诺亚方舟的故事，就人们所知，对许多人来说不过是一个古朴的儿童故事。卡通风格的诺亚方舟图片和模

型为孩子们带来欢乐，而动物们跟随诺亚一家进入方舟的感伤描述，则为这个原本讲述原始世界灭绝的故事增添了一丝童话色彩。问题就在这里：一个关于可怕的神罚的故事，被美化成了一个充其量只能算是伊索寓言式的寓言故事，一个带有道德教训的故事。

然而，更认真的读者会提出一系列问题。书中描述的洪水是局部性的还是全球性的？那么多动物怎么可能装进方舟？诺亚真的把恐龙从北美洲带上船，袋鼠从澳大利亚带上船，恐鸟从新西兰带上船，渡渡鸟从马达加斯加带上船吗？话说回来，他究竟是怎么把它们弄上船的？他又是如何喂养它们的？所有的水从哪里来，更重要的是，它们最终都流向了哪里？此外，还有巴比伦洪水的故事（《吉尔伽美什史诗》）：圣经中的故事是否也只是另一个同层次的神话？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都与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该隐的妻子是从哪里来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所有这些问题的简短答案是，大洪水的故事同时包含了奇迹、特殊天意和正常的天意进程，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自然法则”。同样，我们主的诞生也兼具奇迹与常态：受孕固然是奇迹，但妊娠和分娩却遵循着正常的生物学规律。

通用还是本地？

在教会历史上，关于大洪水究竟是遍及全球还是仅限于美索不达米亚山谷，一直是一个相当近期的争论。如果我们查阅早期的注释，例如路德、加尔文、普尔、亨利和斯科特等人的著作，他们都肯定了这场大洪水是普世性的。唯一看似持不同意见的是普尔，他在对[创世记 7:19](#) 的注释中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洪水可能仅限于人类和动物居住的区域），但当他考虑到当时广为流传的大洪水传说时，便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如今，世界各地的部落文化中还流传着许多类似的传说。

现代这场争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约翰·派·史密斯，他在 1839 年撰写了一篇论文，主张洪水仅限于美索不达米亚山谷。尽管这在当时引起了福音派信徒的强烈抗议，但不久之后，昔日的异端邪说变成了今日的正统教义，这在教会历史上屡见不鲜。时至今日，一些地方洪水论者仍然在重复派·史密斯的论点，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改进，甚至有些人从未听说过他。

洪水故事本身以及后来的圣经记载都提供了许多论据，证明洪水确实是普世性的。我无法一一列举，但以下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论据：

- [创世记 1-11 章](#) 的叙事本身及其上下文所展现的宇宙尺度表明，洪水所毁灭的“天地”与*起初创造的天地是同一的*。这一点在[创世记 6:7、11、17；7 :21-23](#)

中应该很清楚地表明，在这些经文中，“地”和“天”被结合起来描述整个事件，这两个词合起来指代“世界体系”。有趣的是，派伊·史密斯也看到了这一点，并提出了与之相符的“局部创造”观点来解释创世记 1 章。令人费解的是，创世记 3 章是否也教导了“局部堕落”及其局部后果！他在这里做出的让步实际上暴露了真相。

•
•

整个叙事中都贯穿着统一且一致的通用语言。诚然，这种语言有时也会受到限制，例如在路加福音 2:1 中，“普天下”显然不包括中国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但上下文会表明这种限制是否适用[编者注：完全正确，尤其当希腊语短语是 *pasan thn oikoumenhn* (*pasan tèn oikoumenèn*) 时，罗马人使用它时总是指整个罗马帝国]。然而，在创世记 6-8 章中并没有这样的迹象。此外，如果要在这一章解释这种通用语言，创世记的作者就陷入了一个“两难困境”：以他当时可用的词汇和习语，即使他想明确地描述一场淹没地球的洪水，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
•

水往低处流，这种自然/超自然现象也不例外。根据《[创世记](#) 7:19-20，群山被淹没，至少淹没到亚拉腊山脉的深度（8:4）。除非借助神迹，否则不可能出现持续一年、淹没群山的局部洪水，而这正是这些拥护者想要避免的。

-
-

彩虹之约是上帝与大地及其所有居民所立，承诺不再有类似的洪水淹没整个地球（[创世记](#) 9:9-11）。然而，如果洪水只是局部性的，那么每当发生局部洪水时，[上帝](#)就违背了他的约，而历史上这样的洪水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从这个角度来看，悬挂在秘鲁被洪水摧毁的峡谷上空，或孟加拉国水位暴涨的恒河盆地上的彩虹，只不过是上帝虚伪的象征，简直是亵渎神明！

-

- 最后，[彼得后书](#) 3:5-7 应该很清楚地表明：经文对比了洪水之前的宇宙或世界体系与如今的世界体系。摧毁前者的正是那场倾泻而下的洪水。彼得在这两段经文中显然指的是整个世界体系：上次是洪水淹没了它，下次将是烈火焚烧它。此外，如果洪水只是局部性的，那我们就给了不信者一个完美的借口：他固守的统一性原则（[彼得后书](#) 3:4）就无懈可击了。他完全可以坚持说：“从来没有过一场席卷全球、由上帝降下的

灾难；也永远不会有”，这番话出自基督教传道者之口！

最后，我们不妨提出一个有用的人身攻击 论点。火星探测如今已全面展开，许多科学家都在大胆推测火星曾经完全或几乎完全被水覆盖。火星现在已无液态水，其岩石和极地冰盖中似乎也几乎不含水，然而这种未经证实的推测却得到了科学界的认可。然而，当圣经创世论者坚持认为地球表面（液态水资源丰富）曾经被洪水淹没一年或更长时间时，却遭到了强烈的抨击和嘲讽。指责他们带有偏见，当然情有可原。

一场足以毁灭世界的事件？

虽然这些论点吸引了许多基督徒，但仍有一些人试图在均变论地质学和圣经之间寻求两全其美的解释。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静水沉降论”，认为水缓慢而轻柔地上升，覆盖了山脉，然后再次下沉，除了覆盖一层淤泥外，一切都保持原样。这种观点在十九世纪曾风靡一时，近年来又有所复兴。

水都到哪里去了？答案很简单：它还在那里！

然而，圣经和流体动力学定律都否定了这种情景。洪水毁灭了当时的世界，挪亚一家从方舟中出来，进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自那时起就与我们同在的世界。这源于“深渊的泉源”破裂，以及从天而降

的雨水——根据[创世记 7:11-12](#) 的记载，这是水的两大来源。这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地质和地壳运动，释放出被困在地壳下的水，并引发各种剧烈的地壳运动。此外，还有流体动力学方面的问题：运动中的水拥有惊人的力量。近期的电视纪录片强调了海啸的破坏力，海啸是由海底地震引发的巨浪。最近的电影《[天地大冲撞](#)》声称展现了小行星撞击大西洋并引发海啸后，华盛顿虽然遭到破坏，但仍然清晰可辨。然而，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美国东海岸的所有城市都将彻底不复存在。找到它们都难上加难，更遑论修复。因此，考虑到诺亚洪水初期水量之大，海啸必然会同时大规模发生，摧毁沿途的一切。如此巨大的全球性灾难，使得任何看似平静的解释都显得过于简单。

水都到哪里去了？答案很简单：它还在那里！海洋覆盖了地球表面约三分之二的面积，而且深度非常深。大陆架以外的主要海洋的平均深度在 12000 到 20000 英尺之间，而有些海沟的深度甚至与珠穆朗玛峰的高度相当或更深。这意味着洪水之前的地球海洋较浅，可能只有一个大陆（参见[创世记 1:9](#) 中的“一个地方”），尽管这方面的证据还比较薄弱。无论如何，那时的世界与现在的世界截然不同。

大洪水前世界的生物扩散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不妨假设大洪水之前的世界只有一个大陆，但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就不会有像日本、冰岛或马达加斯加（或者澳大利亚）那样位于大洋中央的孤立岛屿。因此，陆地动物的分布范围也仅限于这一个大洲，所以诺亚去新西兰捕捉恐鸟，或者去加拉帕戈斯群岛捕捉雀类的“莎莉阿姨”式的设想就显得十分荒谬。就我们所知，大多数甚至所有物种都可能生活在诺亚居住地的范围内。总之，我们对那个远古世界的生物多样性和分布知之甚少，因此，基于当今世界的情况来推断当时的物种分布，无异于拿苹果和橘子做比较。

方舟上的动物

根据《创世记》6:20，上帝宣告走兽和飞鸟会来到挪亚那里；而《创世记》7:14-15则表明，洪水开始的那一天，它们就和挪亚一起进入了方舟。于是，上帝把动物带到了挪亚那里；挪亚并没有四处奔波，拼命地哄骗狮子、豹子、豺、鹰、袋鼠和鸵鸟跟他一起进入方舟。事实上，也没有必要带上每种动物的成年个体，只需要带上幼小的个体即可。恐龙也是如此：由于这些庞然大物终生都在生长，所以只需要带上幼小的个体。然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故事中超自然的元素：从大象到白鹭，从豹子到吸蜜鹦鹉，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来到了方舟，并在上帝特殊的眷顾下和

谐共处。至于喂养它们，虽然有些需要喂食（参见[创世记 6:21](#)），但我相信，其他的则需要长时间冬眠。诚然，这需要借助一个在叙述中并未明确提及的神迹，但情况必然如此，否则诺亚的喂养计划岂不如同粉刷悉尼海港大桥一样难？

【编者注：约翰·伍德莫拉普在其著作《*诺亚方舟：可行性研究*》中指出，当时有很多低技术、省力的动物喂养和饮水设备，例如水槽和管道，可以从几个中心地点进行分配。此外，还有一些简便的方法来处理动物的排泄物，这些方法都源于*当时的*农业和动物饲养技术，例如倾斜的地面或条状笼舍，粪便可以远离动物，并被冲走（周围水源充足！），或者通过蚯蚓堆肥（蚯蚓的分解作用）进行分解，同时蚯蚓也可以作为食物来源。非常厚的垫料有时可以持续一年而无需更换。吸水性材料（例如锯末、软木刨花，尤其是泥炭藓）可以降低水分含量，从而减少异味。因此，伍德莫拉普指出，冬眠并非必要，但他同时也驳斥了那些认为食物摄入会排除冬眠可能性的怀疑论者的观点。**】**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冬眠动物整个冬天都在睡觉，但它们并非如此，所以它们仍然需要偶尔进食。因此，正如亚当斯韦特博士所指出的，冬眠仍然是一种可能的生存机制。

洪水后的分散

当诺亚从方舟出来时，上帝命令他也要带出飞鸟和走兽（[创世记 8:17](#)），让它们“在地上繁衍增多”。这意味着，所有动物都从土耳其东部的某个地方（无论是传统的亚拉腊山，还是我们在此不作深入探讨的亚拉腊地区）扩散开来，最终不仅遍布洪水后的主要大陆，也遍布海洋岛屿，其中许多岛屿是火山岛，其形态至今仍在变化。很可能在早期存在一座陆桥，通过印度尼西亚群岛连接澳大利亚和亚洲，后来由于地壳下沉而断裂。孤立的岛屿上的动物种群一部分是通过人类活动获得的（就像现代一样），一部分是通过自然传播获得的，尽管新西兰的恐鸟、几维鸟和喙头蜥的起源仍然是一个棘手但并非无法解决的问题。

澳大利亚有袋动物的分布范围问题相对较小。虽然这些动物现在仅分布于澳大利亚，但化石有袋动物曾在其他地方被发现，例如南美洲。袋鼠之所以只在澳大利亚生存下来，仅仅是因为这里没有它们的天敌。可以合理推测，这些动物在连接亚洲的陆桥沉降之前就已经迁徙到这里，但之后便与外界隔绝。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为有袋动物创造了理想的繁殖地。

《吉尔伽美什史诗》与《圣经》

我们至少知道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流传着三个关于大洪水的故事：《吉尔伽美什史诗》、《阿特拉哈西斯》和《齐乌苏德拉》。这些洪水故事在古代各自独立流

传，后来都被融入到各自的传说中，只是略有不同。在此，我将提出一些相关的观察。

这部史诗的本质并非讲述洪水本身，而是主人公吉尔伽美什对永生的追寻。当他的朋友恩奇都去世后，他踏上了一段漫长的冒险之旅，最终找到了故事中的“诺亚”——乌特纳比什提姆。乌特纳比什提姆因在大洪水中幸存而获得了众神的永生。乌特纳比什提姆随后向吉尔伽美什讲述了洪水的故事。由于史诗中并未完全阐明的原因，众神决定降下滔天洪水毁灭人类。然而，水神埃阿在梦中向乌特纳比什提姆隐晦地透露了这一计划，乌特纳比什提姆随即建造了一艘船，以拯救自己、家人、亲戚、工匠、飞鸟以及“田野里的走兽”。当他们全部登船后，一场暴雨席卷大地，“持续七天七夜”，之后他们的船停靠在了尼穆什山上。第七天，乌特纳皮什提姆开始放飞一系列鸟儿来探测水位，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和其他人从船上出来。伟大的神恩利尔起初对有人在洪水中幸存感到愤怒，但在埃阿的劝说下，恩利尔赐予乌特纳皮什提姆和他的妻子永生。

显然，这与圣经故事有着密切的相似之处，甚至比与创世故事的相似之处还要多。然而，人们很容易就得出结论，认为《创世记》的作者“借用”了巴比伦的故事版本，因此它们都属于“神话”的范畴。事实上，

多年来，这一直是标准的批判性解释，尽管其他人已经指出这种简单化的观点存在严重的缺陷。以下是一些显著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

创世纪	吉尔伽美什
1. 一神论：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公正的审判者。	1. 多神论：诸神决定降下洪水，但并非一致同意。众神彼此欺骗、争吵，尤其是埃阿和恩利尔。
2. 上帝降下洪水，作为对人类暴力和普遍邪恶的审判。	2. 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洪水是诸神任性而至；在《阿特拉哈西斯》中，诸神降下洪水是因为人们过于喧闹。两者都缺乏任何道德层面的探讨。
3. 诺亚方舟的尺寸非常合理，即使在最汹涌的海浪中也能保持极佳的稳定性。	3. 乌特纳皮什提姆的方舟是一个完美的立方体，有 7 个牌组，下水后几乎会立即倾覆。
4. 诺亚先放出一只乌鸦，然后放出一只鸽子，如此反复三次，每周一次。这个逻辑是正确的：乌鸦之后，鸽子返回时会带来更	4. 乌特纳皮斯提姆放出一只鸽子，然后是一只燕子。最后，他莫名其妙地放出一只渡鸦：渡鸦作为食腐鸟类，没有返回并不能说明什么。

多信息。

5. 诺亚从方舟出来后所献的祭物，其意义在于表达感恩，并赎罪。

5. 献祭的情节十分粗俗：当乌特纳皮斯提姆献祭时，“众神像苍蝇一样聚集在献祭者身上”。

为了解释这些相似之处，我们应该记住，这些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故事只是世界各地部落民间传说中大量洪水故事的一部分。当然，正如我们所预料的，这些故事的流传越远离美索不达米亚，就越容易被曲解或混淆。即使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传说中也存在着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故事。尽管有人试图将这些故事归因于基督教传教士的工作，但这种解释并不成立，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世俗人类学家在传教士带着福音到达这些部落之前就已经收集了这些故事。在另一些情况下，传教士讲述了他们如何讲述诺亚的故事，却发现部落居民的传说中早已存在类似的故事。因此，最好的解释是，这些故事源于一个确凿的历史事件，但随着时间和地域的推移，不同的版本逐渐变得模糊不清。

从这些比较中还可以看出另一个因素：最古老的传说都强调暴雨是洪水的主要来源，这一点也为古代历史学家所记载。然而，这与现代常见的解释——即河流洪水的故事经过夸张渲染——相矛盾。甚至基督教

学者也对伊拉克南部多个古代遗址的洪水沉积层感到兴奋不已，但这些沉积层彼此之间并无关联，显然是由早期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河流洪水造成的。它们与诺亚洪水毫无关系。

“尚未看到的事物”

以上讨论有时略显技术性，但我想最后请大家想象一下诺亚一家在方舟里的情景：暴雨倾盆而下，持续六周，洪水从地底奔涌而出，巨浪推着方舟来回摇摆。这无疑是极其恐怖的，尤其是在上帝将他们锁在方舟内，外界视野受限的情况下（参见[创世记 6:16](#)）。当他们周围的世界正在崩塌时，他们有什么安慰呢？上帝曾警告诺亚关于未见之事（[希伯来书 11:7](#)），而如今，这一切都发生在这场滔天洪水之中。但上帝应许“纪念他的约”（[创世记 6:18](#)），并且“纪念诺亚”（即特别眷顾他，[创世记 8:1](#)）。唯有上帝的话语才是安慰，诺亚凭着信心接受上帝的话语，并凭着这些应许进入方舟，最终被带到了新世界。

同一位神曾警告我们，一场烈火将要降临，吞噬整个世界（[彼得后书 3:7](#)）。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和其他人告诉我们，这不可能发生；他们指出自然界的统一性，正如彼得所预言的那样。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也是尚未显现之事；它之所以尚未发生，完全是出于神

的耐心。祂再次预备了方舟：[耶稣基督](#)！祂应许，凡信靠祂的人，祂必将他们带到来世。

罗兰·S·沃德牧师博士致编辑的信

（《[澳大利亚长老会](#)》，2002年6月）

尊敬的先生，

如果正统长老会教徒被要求支持五月刊文章

《动物、洪水与诺亚方舟》中关于全球洪水的民粹主义论点，我会感到震惊。暂且不论犹太教塔木德学者并不认为洪水具有地域普遍性，也暂且不谈地质学、动物学、地理学、考古学等方面的论证，我提出以下几点：

1. *洪水后的世界与洪水前的世界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正如约翰·加尔文 450 年前所指出的，洪水前对河流的描述（[创世记 2:10-14](#)）在洪水后的世界显然仍然具有意义。洪水的确发生过，但方舟里的动物数量不过是 8 个人在 7 天内装上食物的量。这本身就表明，洪水可能仅限于诺亚的文化区域，方舟里载的动物可能只有几百只，而不是现代知识告诉我们的全球理论所要求的数万只。值得注意的是，在 16 世纪之前，很少有思想家

认为化石是曾经活着的生物的遗骸，因此它们并非基督教教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2. 洪水的普遍性并非由我们的标准来界定，而是由上帝的标准来界定。耶稣曾说，罗马人对耶路撒冷的毁灭“从世界的开始（而非‘从洪水以来’）是前所未有的，以后也绝无仅有”（太 24:31），他正是以此原则为例。例如，大屠杀中更大的生命损失并不能否定这一原则，因为耶路撒冷的陷落与上帝的立约旨意有着特殊的关联。

3. 上帝在洪水中的旨意 贯穿了创世记

6:10-9:19，其核心在于 8:1——“上帝纪念挪亚”。这场洪水预示着对所有曾经活过的人类的最终审判，以及被义人挪亚（第二个亚当）拯救的人们进入一个崭新洁净的世界。在上帝的旨意中，不会再有另一场具有如此划时代意义的洪水。然而，事实证明，挪亚的义不足以拯救世界。最终的实现是通过耶稣，那位真正的义人，末后的亚当，他击碎了蛇的头，带领他的子民平安地渡过审判，进入一个义居所的新天新地。

此致，

（牧师博士）罗兰·S·沃德

维多利亚州万提尔纳东澳大利亚诺克斯长老教会

Murray R. Adamthwaite 博士对 Rowland S. Ward 的回复

(澳大利亚长老会，计划于 2002 年 8 月发表)

如果沃德博士对我在 2002 年 5 月发表的关于洪水的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感到“震惊”，那么我也必须对他自己的观点和论点表示一定的惊讶。除其他一些更普遍的观点外，我还要提及以下四点：

(a) 沃德博士（据推测）试图通过阐述“塔木德圣贤”的观点来证明全球洪水是诠释史上的一项创新。³ 实际情况是，犹太人对此的看法并不一致。犹太教的《哈加达》（Haggadah，即犹太教的训诫集）认为洪水确实淹没了整个世界，但以色列地幸免于难。一些拉比在注释《创世记》8:22 时提出，当今世界有六个季节，而另一些拉比则认为洪水改变了季节，或者至少在洪水发生的年份中，季节停止了。因此，撇开第一条注释中体现的犹太民族主义和第二条注释中体现的诠释趣味不谈，我们可以确凿地论证，古代犹太人确实相信一场全球性

洪水，并认为洪水导致了世界体系的重大中断或改变。

然而，尽管这一切可能很有趣，但犹太拉比的观点却无关紧要。真正的问题是，“圣经怎么说？”，这要按照正常的释经原则来判断，尤其是像《彼得后书》3章这样的经文。毋庸置疑，没有一位塔木德拉比对这一章的教义感兴趣。

(b) 援引加尔文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加尔文明确持有诸如全球洪水、不到6000年前的六日创造论、亚当的罪导致死亡和苦难等观点，而这些观点恰恰是沃德博士所摒弃的“民粹主义”年轻地球创造论者的观点。因此，加尔文在对[创世记 7:17](#)及后续经文的注释中指出：

“摩西反复强调这一事实，是为了表明整个世界都曾被洪水淹没。”

至于洪水之前的另一个世界，加尔文确实认为[创世记 2:10-14](#)中提到的河流与当时相同。然而，他在此方面的整体论述既反映了十六世纪欧洲普遍缺乏基本的圣经地理知识，也受其制约，而当时的欧洲仍然深受中世纪观点的影响。这些观点认为，如今的巴勒斯坦与伊甸园及其四条河流处于同一连续体上，例如，在一张大

约公元 1250 年的地图上就清晰地显示了这一点。现代意义上的圣经地图学当时几乎尚未起步，因此，将加尔文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视为“改革宗正统”的最终定论是荒谬的。

事实上，比逊河和基训河在洪水后的世界里从未存在过，而如今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也与创世记 2 章中描述的同名河流截然不同。一条河流从伊甸园流出，然后分成这四条河的景象，在洪水后的世界里，无论是在近东还是其他任何地方，都从未出现过。此外，根据名称推断河流是谬误：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新南威尔士州（澳大利亚）的特威德河和苏格兰的同名河流是同一条河。当然，移民从故土来到这里后，给河流起了这些名字以及其他名称。因此，[创世记 2:10-14](#) 应该成为有力证据，证明洪水前的世界确实与我们现在所知的世界截然不同。

(c) 引用[马太福音 24:21](#) 存在一个虽简单却重要的错误：希腊原文 *thlipsis* 并非指“毁灭”，而是指“苦难、痛苦或压力”。耶稣在那里指的是公元 70 年的苦难，当时许多犹太人挨饿，被迫食人，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些在洪水中丧生的人是被淹死的，相比之下死得快得多，

他们并没有遭受耶稣所预言的犹太人将要遭受的极端苦难。

(d) 沃德博士坚持认为，“洪水的普遍性不应由我们的标准来确立，而应由上帝的标准来确立”。的确如此！当我们阅读[创世记 7:17-24](#)时，会发现经文反复强调，洪水**淹没了** 大地，**所有**的高山都被淹没；**所有** 生物都灭绝了：飞鸟、牲畜、野兽、牲畜，以及**全人类！一切都被毁灭了！**（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证明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洪水，而上帝又想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祂又是如何表达的呢？这仿佛是上帝在强迫我们屈服。我担心沃德博士违背了他自己所宣称的标准，他放弃了上帝话语的明确陈述，转而采用那些最终可以归因于自然神论者和均变论先驱詹姆斯·赫顿（1785 年）以及像派·史密斯那样试图让基督教公众接受赫顿否认洪水观点的人的、容易出错的“标准”。[编者注]注：请参阅赫顿的这句发人深省的[引言](#)

最后两点：

•
新约中的挪亚进入方舟后，就成了“因信称义的后嗣”（[来 11:7](#)）。他是“如同云彩般的见

证人”之一，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也与他们一同进入这群见证人的行列（[来 12:1](#)）。然而，沃德博士却提出了一种神学上的臆想和推测，将挪亚描绘成某种失败的中保或“第二个亚当”，认为他的义无法“承担世界的救赎”。新约圣经，或者圣经的其他任何部分，哪里将挪亚置于这样的角色之中呢？恰恰相反，他和希伯来书 11 章中的其他人一样，都是尽管有过错，却凭着得救的信心承受了应许的榜样。

•

•

沃德博士试图用老生常谈的“如何将动物运上方舟”来反驳全球洪水论，但他提出的反对意见与公开的无神论者马克·伊萨克在其著作《全球洪水的难题》中的观点如出一辙[编者注：参见“[创世记解答](#)”[科学家的反驳](#)]。[约翰·伍德莫拉普](#)在其著作《[诺亚方舟：可行性研究](#)》中对此及许多其他类似问题进行了全面解答，我建议沃德博士参考该书及其他相关文献。

•

【编者注：第一点是上帝把动物带到挪亚面前（[创世记 6:20](#)），所以挪亚不必自己去赶。第二点是，即使

是重达 100 公斤的大猪，屠宰场也能以每小时 1000 头的速度宰杀和处理。因此，这些动物只需五个小时就能完成装车并被赶到各自的圈舍。而且这还是保守估计，因为体型较小的动物装车速度更快，而平均体型可能只有一只小老鼠那么大。】

最后，我想回到彼得后书 3 章的警告。彼得简单地对比了洪水之前的天地/宇宙与如今的宇宙。两者规模相同，但他讲述了两次灾难：上次是洪水，下次是火。这些事件之所以“意义重大”，并非因为挪亚个人具有“意义”（经文中并未提及他），而是因为每次灾难的规模都极其巨大，使不敬虔的人无处可逃。相比之下，沃德博士所宣称的小规模洪水，尽管他百般否认，却只会削弱彼得警告的力量，并降低基督教信息对一个不敬虔且讥诮的世界的紧迫性。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